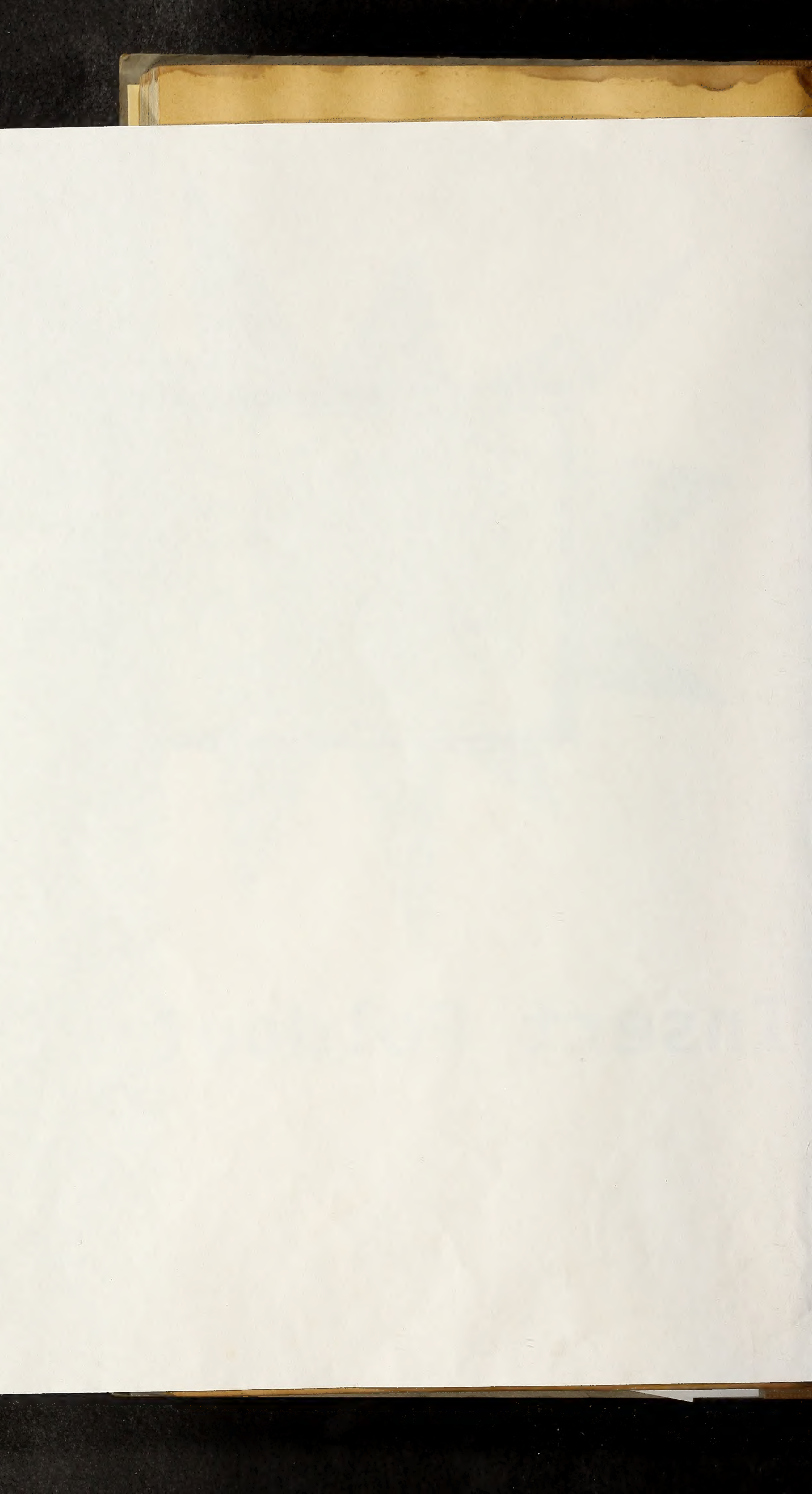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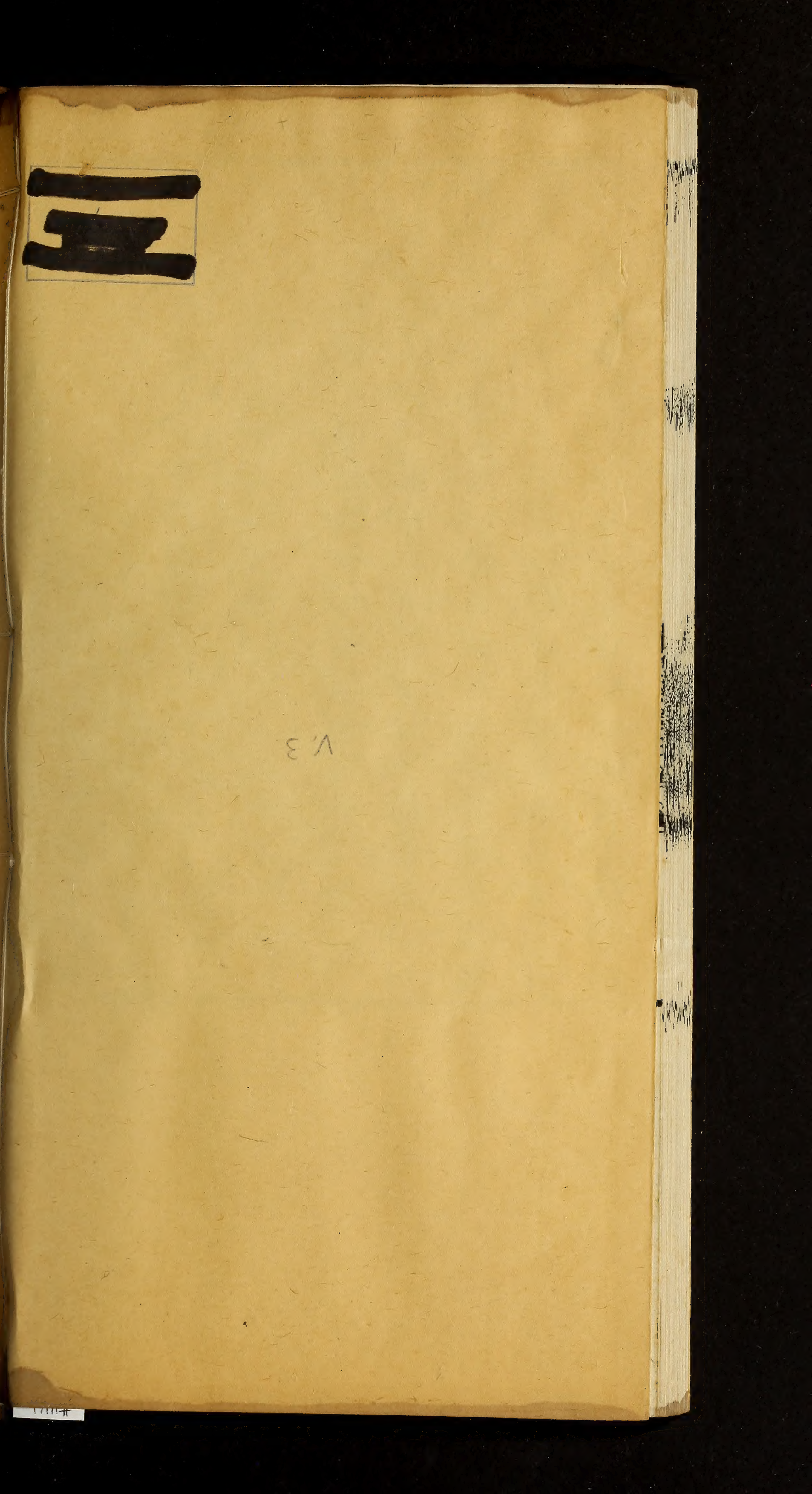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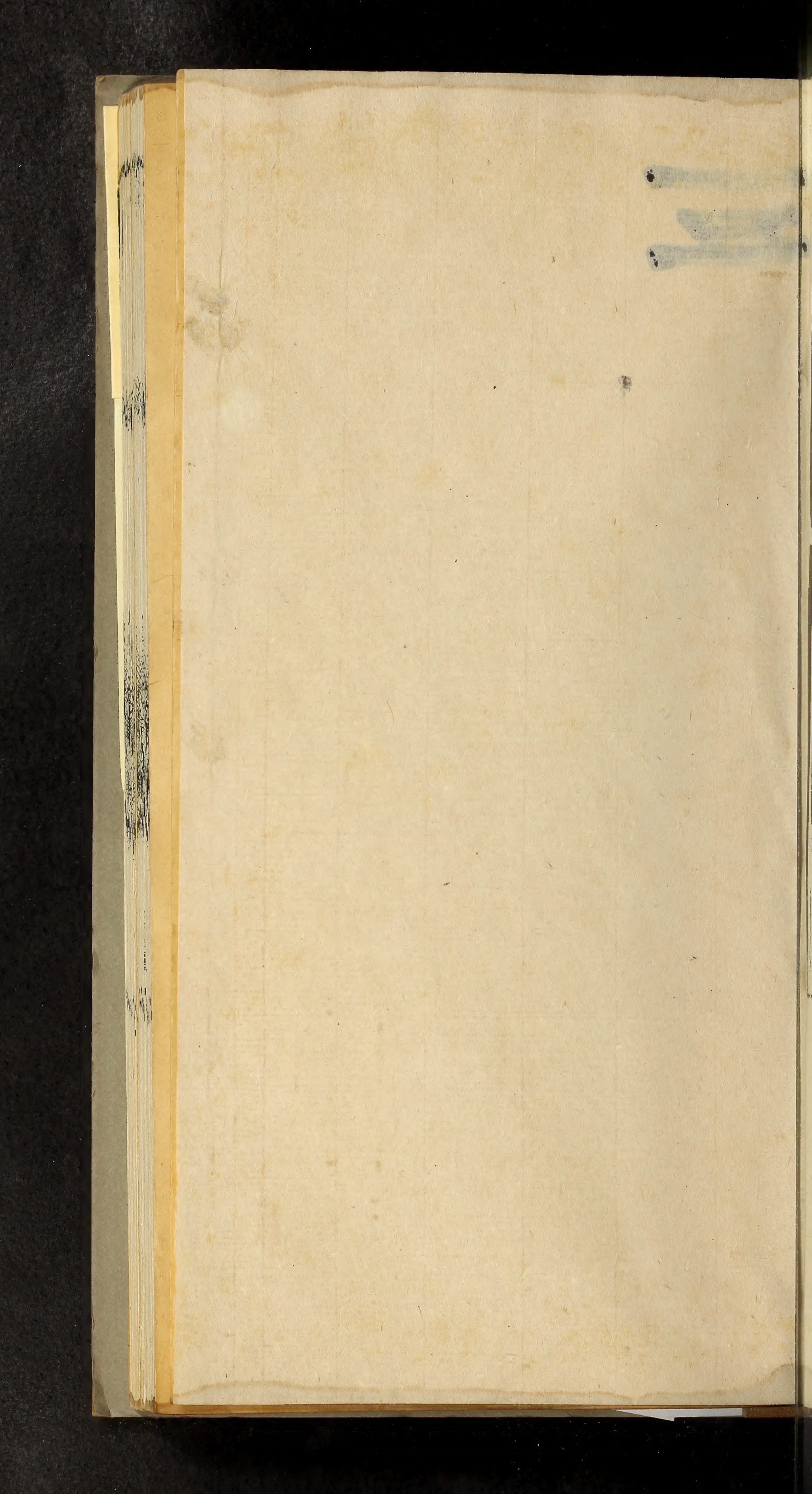





三



東征集卷五

漳浦藍鼎元玉霖稿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料三林逸賊逃歸內地請移廣省擒捕書

內山餘孽從三林港焚汛奪舟逸入於海此異事也搜捕迫蹙無地自容鋌鹿險以偷生亦勢所必至耳經遣水師弁兵飛駕哨船分南北二洋追捕杳無踪跡茲聞其逃入內地在青水溝刼坐商船至銅山洋

面又奪坐小漁舟舍商船去此賊將散夥返家不久（就只在眼前時人）處波濤矣（那想得到）銅洋換舟賊不在遠其歸宿（己入掌中）必於潮界大抵樟林東隴鴻溝澄海之間棄舟登岸決然而無疑者羣賊既爲潮人當於潮州（直捷）捕之彼以爲幸脫網羅不自知其已入鼎鑊也其黨雖多爲三林（有記認）汛兵殺死之外不過五六十人負傷半焉有頭傷面傷或手足胸膛刳痛危急豈能數日全愈又從朱一貴叛逆時皆割截髮辮（記認更確）今豈能驟長就此求之靡不獲矣獲一賊則嚴刑夾訊供招餘黨所在逐家擒縛無論五六

十人（果如所料）卽千百不失一也敢請移檄廣東督撫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各鄉社查緝不旬日間便可悉數擒獲仍差千把總一員赴潮催提沿途州縣營汛多撥兵役防護至閩梟示藁街使民知國法萬不可逃卽（如此方能革心）天外奔逸重重大海得脫還家尚有平空踪跡飛縛（想到此處）之卧榻之內亦足見盜賊不可爲而犯亂終膏斧法（雖賞之不爲盜矣）不若守分安業者之寬然宇宙也則革面革心悔悟自新之念可以油然生矣愚人千慮或有一得幸勿謂迂請嘗試之

寥寥數十賊已脫樊籠大海茫茫那一省不任他
游奕欲于一二千里之外逆億所在設計擒縛此
大難事妙在銅洋換舟機關一啓直想到粤省潮
州即于各家卧榻内逐一繫來果獲劉國華邱阿
路等五十七人至闊藁街此等心思豈人所及古
稱料敵如神不是過也

論下加冬半線二守備書

下加冬半線添設守備之議既皆不果則北路空虛極矣以八九百里險阻曠遠民番盜賊雜處之邊地（地廣兵單其實可慮）而委之北路一營八九百之兵可恃以久安長治乎半線乃宜設縣安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豈可併守備不設乎（誠不可解）閒居無事尚且宜議綢繆況今既已亡羊猶不思補牢乎廟廊碩畫非鄙人之所窺測也下加冬署守備李郡半線署守備林君卿俱皆可用之才（愛惜人才）今二汛守備既已不設無令其終于千總之理李郡

入臺頗著勞績其志在安靖地方追奔逐北搜山緝捕殫心竭力不避險艱且其氣局宏遠非諸將弁可（賞鑒不差）及僅處偏裨之任尚未足展其所長區區守備一官遂限于命若此耶（可嘆）林君卿以俸滿千總到省請咨赴部一聞臺警即願軍前効力志巳可嘉大軍征勦北路君卿率外委丁壯人等前驅清道殺敗賊衆奪賊牛車人馬砲械實爲出力防守半線地方清寧向使（我祖東山一詩代軍士言情不過如此）君卿俸滿赴部勿事軍前巳官守備久矣因茲征臺反滯上進是爲國忘軀之士反不如縮頸蝤蛭安坐

以遷轉其官非執事所以鼓舞羣材得人死力之道（聞者爭出死力矣）也見今臺鎮水陸各營並無守備員缺可否將李郡林君卿二員飭于內地題補或就臺員更換在執事一轉移間耳存公道協人心爲地方收得人之效（見得不是私情）一舉三美某實深有厚望焉減兵移鎮撤去兩中營之檄民間甚爲駭然聞姚提軍已經入告不勝手額萬一廷議未允尚祈執事勿吝封章爲民請命望切望切

有功不賞壯士將負戟長嘆矣體其情而憫其勞

推心置腹代爲請命卽使十年不調彼亦無可怨尤名將所以得人死力此之謂也

論蘇榮書 （二字評）

把總蘇榮雖老壯士也大軍進攻鹿耳門榮以小舟從林亮董方之後賈勇殺入某所親見（其功不可掩）提軍以其違令擅進故爲裁抑此自軍紀當然蘇榮嘐嘐怨誹以爲嫉能蔽功過矣將令當遵（抑）一步不可踰越所以使人赴湯蹈火無敢弗從提軍派定先鋒榮不在列一旦見敵死生弗顧鼓棹爭先是違將軍之令也律以（雖是罪案却已不勝贊美）擅進之咎榮安所辭然觀過知仁聖有明訓（圓活）使榮他事干紀自應迅伏其辜臨陣見敵似當別論　國家

深仁厚澤臺灣安享樂利四十餘年朱一貴無因叛逆與　國爲仇凡有人心罔不切齒爭欲先啖其肉（忠臣義士自然如此）豈容優游瞻顧稍緩須臾蘇榮忠憤所激不知其他（原情）自以出兵已奉將令便可橫戈直前無袖手旁觀之理矍鑠哉是翁較之聞鼓鼙而縮頸者其賢遠矣（當旌之以勵將弁尚歸咎耶）榮過甚小情亦可原止宜裁抑一時不可棄置終身使人人畏威遠罪臨敵以將令爲推諉非所以勸先登之士也榮年六十餘膂力尚壯使處偏裨之任自足効其所長（推心置腹使蘇榮）今併一千總而不得則棄置將終其身矣

隙駒已邁來日無多豈堪爲此蹉跎哉提軍養重制（切切嗚冤不過如此）
府憐才可以並行不悖撥雲霧而見青天深於執事
有厚望焉某白、

臨陣奮勇爭先此老甚是可愛奈何以小故斥之
有此愛惜人才婉轉代白蘇弁已撥雲霧見青天
矣雖復老兵沒齒亦可不朽千秋況從此上進耶
筆墨之妙又不必言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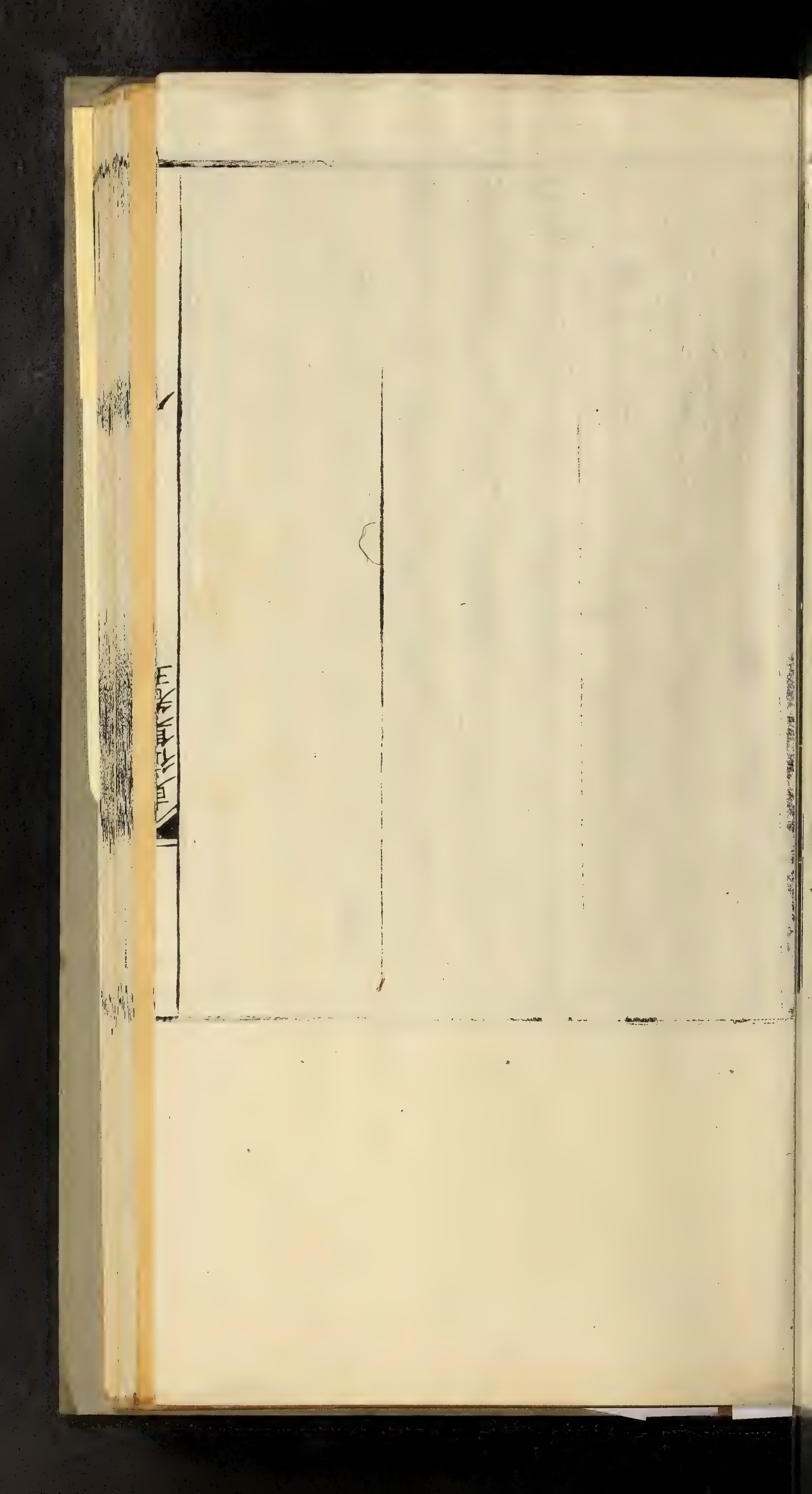
論諸弁書

伏讀憲札謂某所薦千總李郡胡廣林君卿三人李郡既已知之胡廣矜功使氣林君卿縱兵賭博二弁尚待斟酌軍前千把總可用者再舉數弁備擢可也執事爲地方掄才至詳至慎自必有所風聞但功而（不矜尚且要忌況矜耶）矜則衆所忌胡廣果有矜功同列無不知之諸將弁未言及者武人氣盛在所不免然未嘗與人鬪爭未嘗虐待士卒及悻悻不平之意見於顏面則使氣之說似亦未可信也林君卿小心謹慎營伍頗飭北路

距府未遠搜山殄孽將士雲屯訪事差弁往來絡繹一舉一動某亦無不知之果有縱兵賭博當在叅劾之科豈有反爲推薦之理大抵世情險薄妒嫉者多（官海茫茫）鬼蜮含沙何處蔑有惟大君子不爲所動自不待禁（觸目皆是何處尋此大君子）而見晛曰消耳南澳鎮左營千總陳瑞樸實勤謹老成練達臺鎮右營千總倪鴻範才具優長營務熟諳使居偏裨之任二弁皆綽乎有餘臺鎮左營把總林三（今改姓名楊啓忠）人材出衆膽畧亦優出兵搜捕不遺餘力臺鎮右營把總何期有外拙訥而內明晰果敢慎勤

志操向上三弁再加歷練未能定其所至也夫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惟在用之而已璞有玉而沙有金亦必待琢之淘之而後人知其金與玉也諸弁皆待良工以成器則胡廣林君卿終未可以沙石棄之妬嫉萋菲已成風尚賢哲所以嘆投畀也投畀亦不能盡惟勿聽二字可以了之此其過畢竟在信讒者

（用之則短長立見耳食）（何益）（到底不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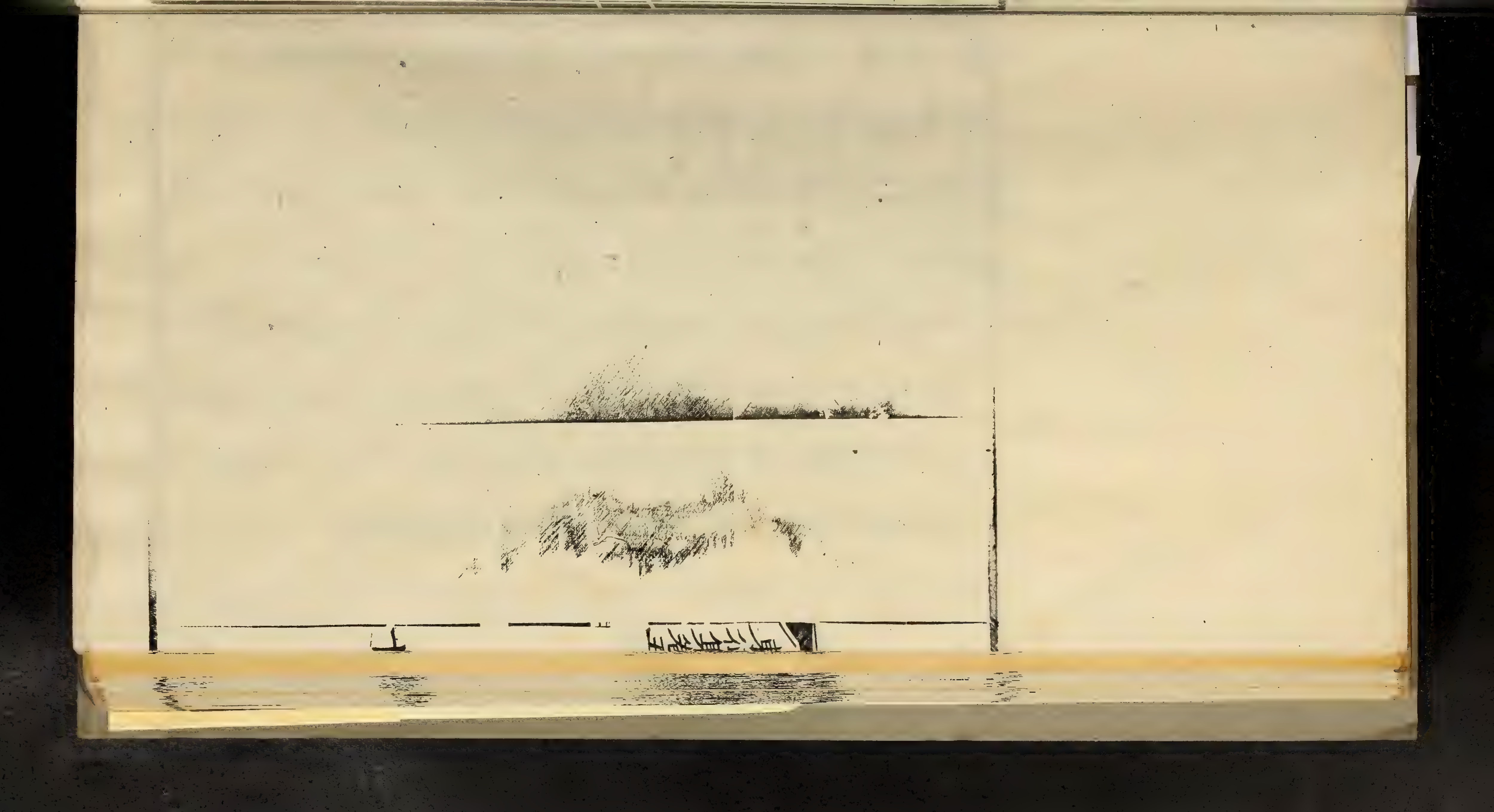
論周彩書

連江營把總周彩勤謹歷練去夏隨師征臺著有勞績秋冬撥防岡山正值南路癘疫盛行之際各營征兵多畏死憚行幾千軍紀獨彩毅然前驅爲士卒倡深可嘉也繼擢補岡山千總以家貧累重辭情願仍居把總勞苦趨公每從都司閆威于南北二路搜捕山谷不避險艱乃實在出力之員凡事向前無少推托者也今地方事定令其班師回營倘內地有千總員缺可以超拔之處伏祈勿吝優擢示鼓勵焉某庸

劣下材謬膺海外重寄所賴行間將士協心宣力共效愚忠方得疆圉寧謐而各處出力弁兵惟搜山爲最苦風餐露宿雨浸炎蒸所歷之地又皆層崖密箐鳥道羊腸登高則攀藤如懸于壁下險則滚落如墜于淵今年三四五月北方突入其阻兵丁或迷失道或跌入坑澗蟲蛇螞蟥吮嘬至死言之可爲痛心其恨無厚賞酬庸不得人人而加之官爵乃至裁缺候補弁目於營制幸復之後亦不能使沾實職少報其出生入死之勞眞覺面赧耳熱赧赧然不欲與吏士

相見也今各營弁缺安頓已定無用多言尚冀留心內地將臺中奉裁候補現在軍前勞勣之弁陸續補還以慰衆望某非有所私不過欲使長征士卒共服憲臺公道耳請先優擢周彩以爲之標可也

古今名將所以鼓舞人心能得人死力者止是體恤弁兵知勞知苦賞罰公道而已緩急則用之閒暇則棄之他日有事孰肯攘臂向前哉此篇纏綿愷切直可感動全軍非僅爲周彩發也



論蔡奕陳祥送考軍前弁缺書

蔡奕陳祥南澳目兵也（本標兵）某由南澳鎮（本鎮）總統大軍克復臺灣奕與祥隨征出力乃給外委把總累加至守備職銜是軍前用命勞績顯著者也（二語便見急宜補官）奕在軍最爲勤謹日夜巡防無一刻之暇祥從某在溫州屢次跳船擒獲洋盜孫森等輩（舊日功績）今又撫杜君英擒韓淵（見在功績）雖狀貌不偉而才畧可用並經先後備形薦牘言之詳矣春間以澳標把總黃喜軍前病故員缺（本營缺）特將蔡奕陳祥申送考驗拔一頂補以領澳兵之征臺者于三月内遠

涉重洋奔馳至省則提軍以某咨文為不可用駁令（書吏作怪）千里往灣另懇署鎮文書遂使二人流離落魄空勞往返跋涉數千里匍匐而之南灣延今已五越月矣灣中遊守拘牽陋例弗肯備文乃鎮不知鎮文何時到厦又不知厦咨何時到憲陳蔡功名終屬子虛所（單刀直入是斬釘截鐵手段）以灰軍前將士之心墮豪傑立功之志非淺尠也夫以南灣征臺目兵補南灣征臺把總已無可議況以（理直氣壯雖）（蘇張亦難置辯）軍前病故之缺補軍前用命之人有何不合條例之處且征兵係某總統二千協防之兵又復付某鈐轄

有犯軍紀則操三尺以繩其後今以送考弁目細故尚薄其文書爲不足憑則某旣不得預爵人賞人之舉（痛切）有何面目欲以刑人殺人彈壓地方是軍前事事俱必受權于內地原營自今以後凡有干犯軍紀應（以刑証賞益無益喙）移內地懲究某不得過而問矣提軍儒雅名帥素曉將兵未必膠固至此大抵書吏不遂願欲所爲某一人薄面無足重輕但恐呼應不靈有悞地方大事不得不縷述于執事之前惟望稍爲主持以鼓舞而作興之使軍士有所觀感奮勵立功則高厚深仁邊陲

共戴不獨身受者銘勒心腑也今西藏用兵軍前拔（絶好証佐如神）補弁目果有遥聽內地原營作主務必匍匐數千里來換文書則某其何說之辭（龍掉尾）

嗚鏑方飛則英雄出力捷書已奏則書吏秉權自古皆然昔人所以負戟長嘆也有此苦口代伸不由人不感激流涕願爲之死所向有功良非偶耳

論臺中時事書

臺中時事有大可慮者三（陡然而來長沙氣味）米貴兵單各官窮蹙政務懈散而又將有移鎮澎湖之舉是合之而四矣近日斗米賣錢三百某不自度量移檄道府借動倉穀三萬石減價平糶當事者難之某以民心皇皇不可遲緩倘上臺督責則某一人（大擔當）獨償於是道府發奮共肩其任已經舉行民情稍慰併檄諸羅令開倉勸庄户出陳易新嚴禁囤積及商船透越諸弊北路訛言未息諸羅營縣請兵協防隨遣把總林時葉陳雲奇張

天寶領兵三百於是月初三日協防去矣北路地方千里深山曠野處處賊窠即再添設一營尚苦鞭長不及今一兵不增又欲調離其鎮于數百里海外之澎湖是直委而去之（事勢已迫不嫌過于切直）豈但如纍卵之危乎此時移鎮未行又有協防兵二千足資調遣然外九庄笨港以上盜賊頻聞皆距汛防窵遠巡察不及加以野番出沒亦須防閑秋成尚早人心易動種種情形已如抱火（此亦不可不慮）復慮協防之兵尚非長久之計恐議者謂臺平無事可以撤回則焦頭爛額將有大不可言者邇者臺

地各官多以五日京兆不肯盡心竭力任地方安危
之寄高守不敢思歸又以戰船賠累惟無米之炊是
（憔悴可憐）
急心灰氣憒以脫然廢棄爲幸何能得有餘力整頓
地方臺道各縣强忍不敢言貧九營將弁人人有救
口不贍之嘆此眞孤掌難鳴一事不可爲之秋也夫
（殆哉岌乎）
官人于遐荒異域而絕其養廉之資使枵腹爲　國
家辦事幸時際隆平不過空乏其身脫有一方草動
（必然之勢）
呼應莫靈惟有坐以待斃而已矣鄙意前人官庄宜
酌量大小衙門留還少許俾足養廉之用畧加饒裕

以備不虞今悉數歸公使各官窮蹙至此豈所謂地方之福乎　國家四海之富不在區區增益數萬之銀錢一旦有悞封疆即費百萬之錢糧而不足及今檄令開墾如北路林壙埔竹塹埔可闢良田十數萬畝即於此內再創官庄尚可補救將來免生番殺人之患而執事又有劃界避番之說則亦未如之何矣

通達國體大人君子之言

再墾官庄極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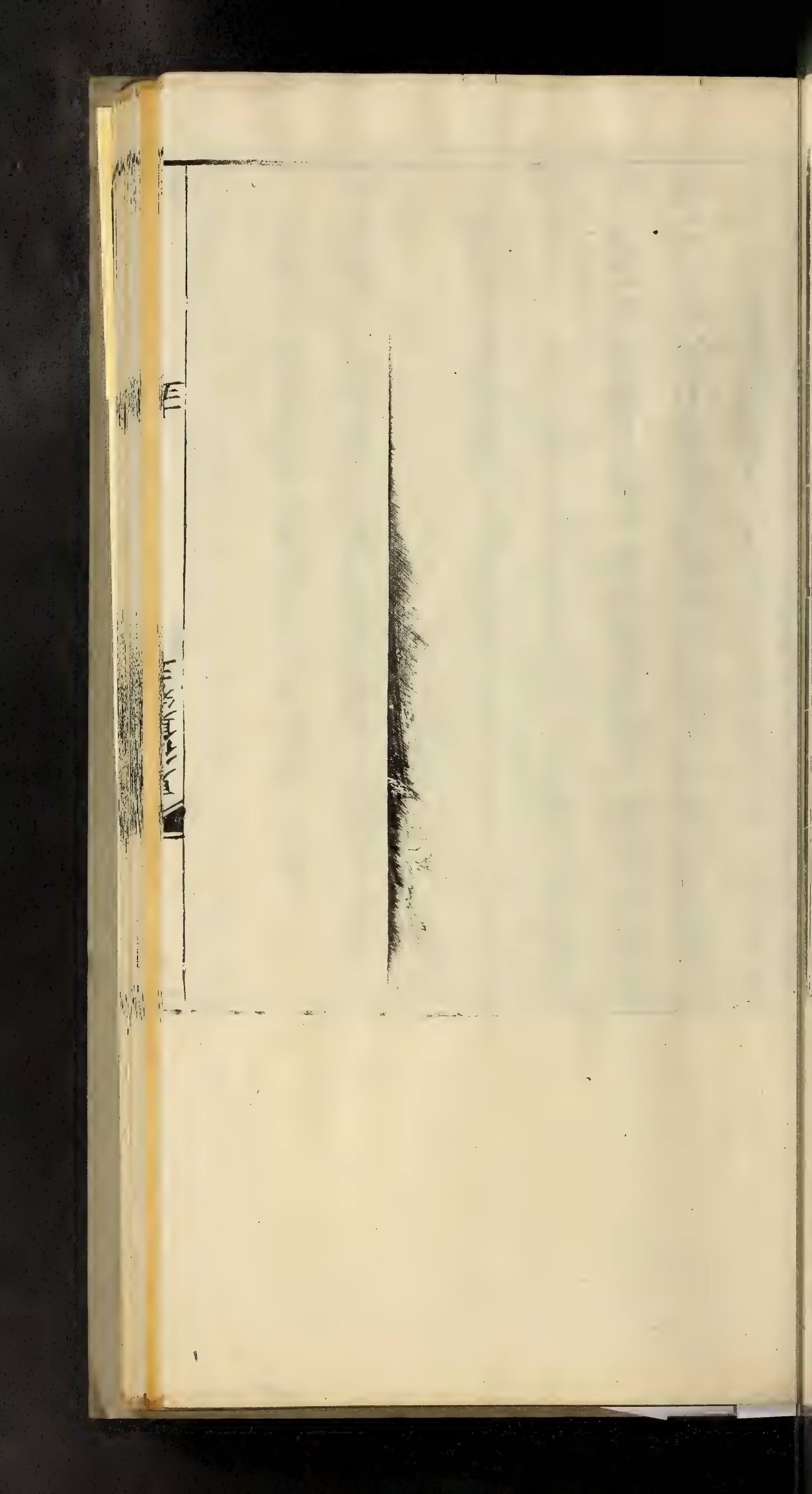
可笑

鳳山令不肯植柵爲城亦以巧炊藉口某于道府之前痛切言之已許可矣此雖小事但營縣無遮欄如人家無門户行道皆得胠篋而去折柳樊圃足禦狂

切近精實足覘一片苦心

夫未可以爲微而忽之也其小才任重時事關心苦無將伯之助非孜孜爲地方各官謀口腹身家之計又未知移澎一節雖經提軍入告可得挽回與否目前艱鉅雖黽勉不敢告勞移澎之後天各一方此間（此亦未如）治亂情形非其所能逆料矣言詞絮聒繁冗無緒惟（之何却已挽回可喜）執事之急爲維持之也

滿腔熱血時事艱難不得不大聲疾呼庶幾補救一二雖未免慷慨激烈可想見被髮纓冠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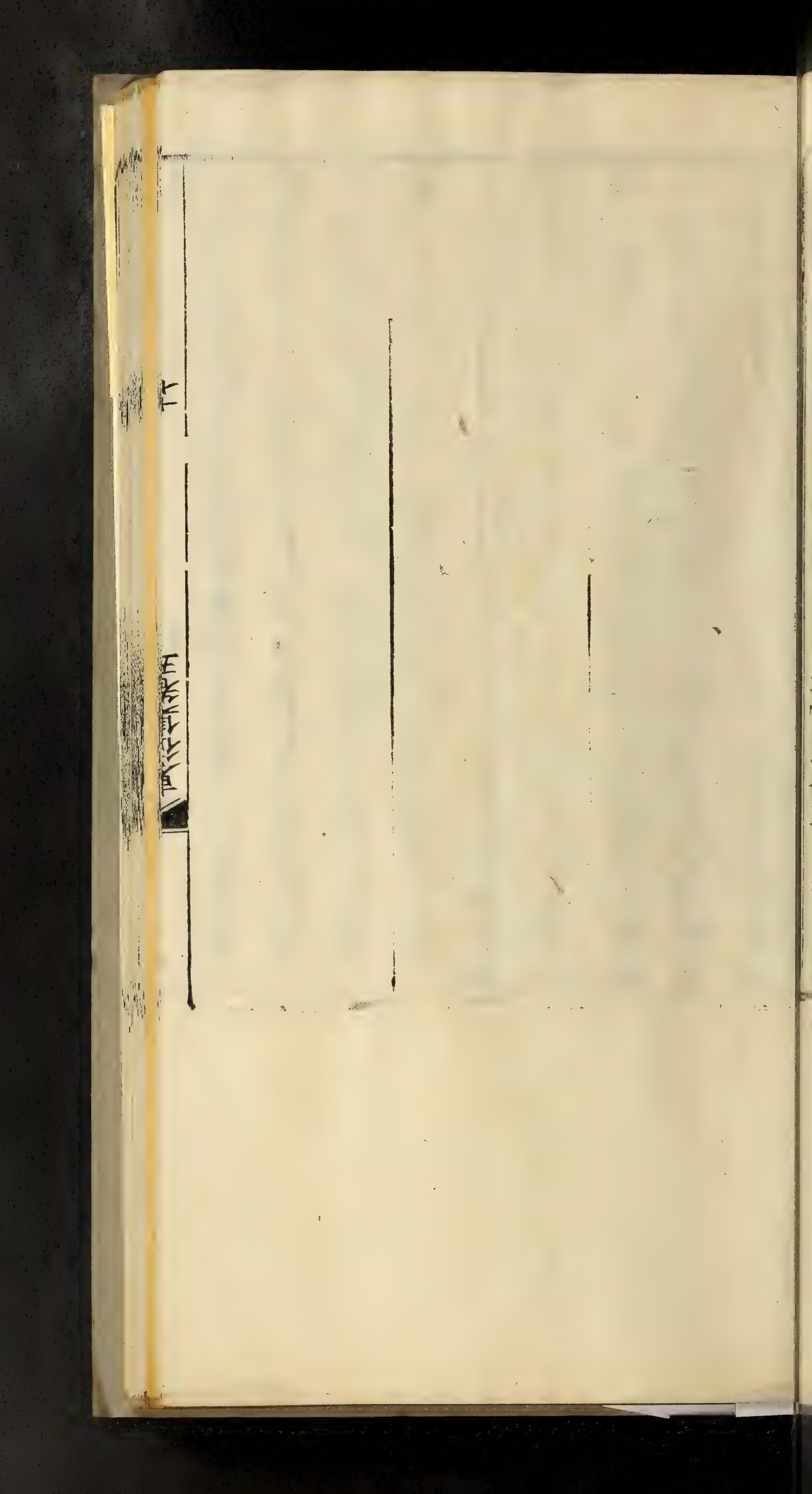
論擒獲奸匪便宜書

臺民喜亂如撲燈之蛾（可憐可恨）死者在前投者不已其亦可憐甚矣前月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及諸羅縣令北路將弁差委弁員人等先後擒獲劇賊李慶黃潛蘇齊等四十餘人本擬（應當如此）卽于軍前竿首藁街以儆無賴道府以地方既平欲行善事效古人（迂儒之見）死中求生得情哀矜之意備敘供由解回內地聽臬司審擬分別正法某以爲非靖亂之道但意（亦是）在文武和衷不得不委曲從衆竊心疑此間莠民將有輕視法網謂叛逆可

以從寬不妨復嘗試者兩月以來夜不能寐密差弁（不出所料）
員四處偵訪果有奸民鄭仕綽號急燒疎布散訛言
招集亡命謀于六月初一夜豎旗縱火燔文武衙署
抄掠市肆是日大雨連宵各自散逃某聞知捕治併
其黨蕭興祖李柯等供認不諱復會委臺灣令周鍾
瑄搜捕鄭仕家窩黨獲其檔冊會同道府質訊則冊
中開列僞爵人數黨羽數萬人一時百姓旁觀多有（此君大有見識便是安定地方之才）
駭愕狀周令恐牽連者衆民心驚惶密白道府將僞
冊當堂焚燬某大敬服其能卽令燒去鄭仕等情罪

旣確死有餘辜立斃之庭以彰國法以快人心從此（應當如此）
匪類廓清諒無復作孽求死者矣但副將徐左柱已
經至臺某當遵　旨赴澎湖駐劄旣行之後則非所
知應否諭令徐副將凡事少加斷決不必拘牽文義（要緊）
以長奸頑則在執事稍假之便宜非某所敢饒舌也

安定反側原不可拘牽文義以老婦呴呴行之此
作似立意火烈然鄭仕一案止斃爲首渠魁不肯
多爲株連亦未嘗有背于古人死中求生得情哀
矜之意可見不是刻薄好殺但理勢不得不然耳



論復設營汛書

一腔熱血只爲海外奠安是以情見乎辭

臺兵宜增而不宜減營宜增而不宜裁某向者言之再三不啻賈生慟哭今乃有復舊之日耶　當宁聖明苞桑永鞏可手額相慶賀矣月之初十日接部文總兵仍舊駐臺水陸兩中營悉還舊制併將道標弁兵裁歸鎮轄安設南北二路適中要緊之處十八日部文原不差復准提軍咨移將道標守備撥歸右營令帶把總一員兵二百四十名駐防岡山道標千總撥歸左營令帶兵一百二十名駐防下加冬水師協營撥千總一

員帶兵一百五十名駐防笨港把總一員兵一百二
十名駐防鹽水港可謂佈置極善但某愚見猶願竊（二句了然）（婉轉）
有請也岡山雖起亂之所然不如羅漢門要害鄙意
欲將守備弁兵安設羅漢內門以扼南中二路之吭（四面控扼極得要害）
上可控制大武壠下可彈壓岡山東可斷賊人藥穴
生番出路西可絕猴洞口舊社紅毛寮之退步於形
勝甚得阨塞使亂諸盜賊不能相通往來正合兵議
所謂適中要緊之處前之南路陳參將所見不約而
同今提軍欲安頓岡山尚屬舍末而未及本之論執

事似當細爲裁酌之下加冬笨港鹽水港三處安設
至當不易但某愚見尚以臺北地方千里防汛空虛
半線鹿子港諸處提軍並未籌及半線乃宜設縣安（此等處尚不籌及不知所籌何事）
頓遊擊之區今縱未能亦豈可遂置度外將謂協防
暫駐之兵可長恃乎（極是）鄙意水師既復三營似可徑撥
一營在外以爲犄角不必蟻聚安平將左營遊擊帶
兵船駐劄鹿子港兼顧半線就撥千總把總帶目兵
分防笨港鹽水港餘港汛皆仍其舊總自蚊港以上
直至淡水營交界皆聽鹿子港遊擊管轄則臺北沿

海一帶可以無憂可以補北路陸營兵力之所不及
無千里空虛之患不知執事以爲何如耳夫地非親（警語入）
歷未免扣槃疑鐘捫𢭏一隅遺忘全局非經國安邊（骨令謂者通身汗下而文氣亦開宕安閑）
之道也水師中營少守備一員則提標前營千總陳
啓倖水務熟諳樸誠勤謹堪以補用近護送侍御吳（現在証佐）
公來臺鹿耳門陡遇惡風斬椗吊舵而入欽差得
以無恙是其見效之一徵同日同到之船不能收入
或飄至打狗郎嶠擊碎或飄至山後蛤仔難擊碎毫（語如山岳）
釐之差千里之謬可知水師全在諳練不比內地可

以苟且也陸營少千總一員把總三員水師少千總
二員把總四員臺中裁缺千總多已調回當于內地
另行選擇把總則余青周宣張天寶吳得功蘇思維
林福林時葉等七弁皆人地相宜堪以補用有益地
方可無俟他求耳某踈庸尠識總為海外奠安起見
憑臆妄談不必其言之可採惟執事留心區畫則幸
甚

經理地方為百年久安之計自不應扣槃捫燭隨
意安放如善弈者只爭一二子便覺勝負立分斯

文其弈秋之亞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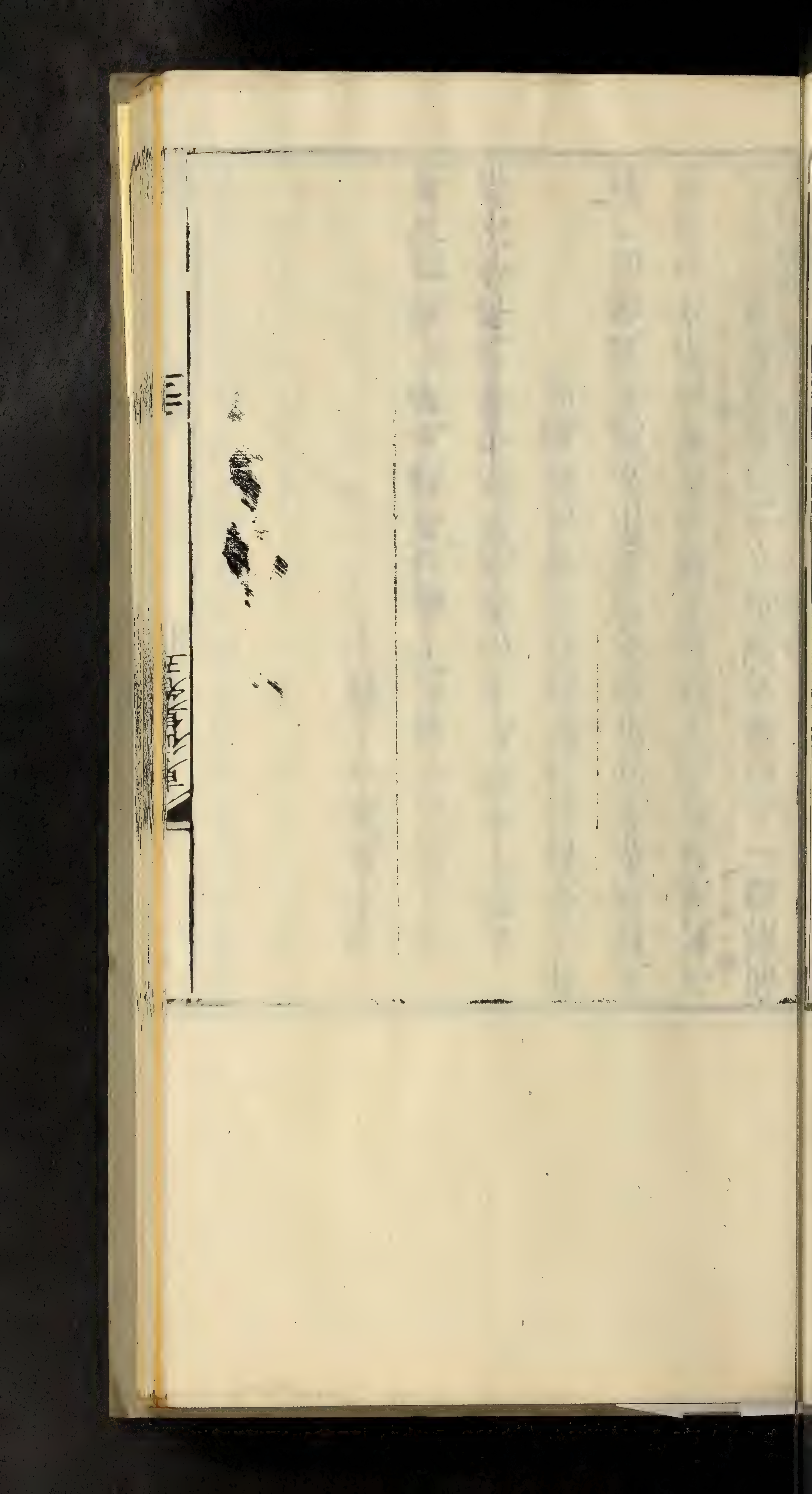
與朱參戎札

邇者北路地方竊刧之盜盛行（句中有芒刺）足下亦曾知之乎大埏田朱曉庄方遭其毒今筌港社尾又見告矣（俊逸）僕遠隔百餘里某夜疎失某家亦已訪知甚悉褊衷急性不能袖手旁觀足下身在地方乃故作寛弘大度若爲不見不聞也者（尖利語勝于怒罵）諒匪類俱必深感厚恩鄙人之苛刻也開春未及匝月行刧已十數處十數處大盜未聞獲一不知防是汛者所司何事居汛防之上者所司更何事也（何辭以對）足下試一振刷使貴屬備弁以開場

放賭之智（中肯）爲搜緝奸匪之謀地方何患不寧謐乎僕
暫留彈壓班師有期五日京兆越俎徒啞諸君亦以
其爲過客也而言者唇焦聽者耳聵不思熒熒之火
或致炎崑涓涓細流將成巨浸（實是殷憂苦情並非好管閒事）况茲叛亂甫平野心
未泯尤當防微杜漸遏蘖初萌旣可聚黨數十人操
械行刼晏然莫敢過問則由此擴而充之夫亦何事
不可爲（必然之勢）恐我行之後諸君將悔而噬臍無及耳（復）㤼復
此邦（危言以惕之）談何容易若復掩耳閉目坐觀其敝諒有人心
者斷不出此敢祈足下略飭備弁將十數處行刼之

賊稍緝一二以塞我願地方之福諸君躬坐而享之（以置身局外正是）於僕無所預焉不然僕亦無如諸君何惟有備敘歷（激切之極以玥當局不理即要咨衆非放鬆也）次詳悉咨呈制軍應否用恩用威聽其裁酌而已恃在至愛特此相聞顒望回音曷勝翹切

心急于安靖地方而遇此泄泄沓沓之將弁不得不耳提面命雖過于激切弗顧也筆下鋒鋩可畏是十萬軍中上將手



與林遊戎札

（直吽而起此法得之漢人）臺北餘孽未淨而足下遽爾思歸僕竊以爲舛矣足下欲以北路餘燼誘之本汛文武員弁託爲軍士久羈跋涉含嘆怨言等語是將以愚僕耶僕思足下膽略素優忠勤有志而今乃若此謂協防官兵無地方責任應高坐以遨遊乎抑北路參將舍子他求尚有（一箭中入心窩）憤懣未能自釋者故存匠心欲觀其做也夫食人之祿忠人之事足下身爲　朝廷職官自當瘁躬報國（巨斧劈頭卻絕有風韻）無分畛域豈可以童孺婦女之見搖軍中吏士之心

此僕所大不解者足下以爲無與已事則固儼然提
標尊貴之員㝵不高坐鷺江而必遠涉重洋與僕共
冷句有力
事於此卽僕統師征臺臺郡既復可以振旅回灣而
亦必久留彈壓以迄今茲可知此中均有不能自便
亦冷亦雋
者也軍士久役僕寧獨非人情但足下北行方十餘
明聲其罪而責
日三林竹仔脚兩處大盜未聞足下報獲一賊拔賊
一毛較昔人役久不用歷三時而後還相去正自有
之
復用冷語嘲誚
間足下素能拊循士卒善得軍心何至數日之間輒
來含嘆又復敢有怨言將無足下將兵亦有不能十

分善馭之處耶僕雖庸劣不才弗克恩施軍士豈忍
聽其久役輿嗟不爲更迭輪換應否一二月爲期遣（皆辨）
發目兵前往換防僕胸中自有主宰足下靜而聽之
可矣倘足下必恃功因執未忘觖望參將之心僕亦（此是其僻故屢言之）
不敢相强去來悉依尊便苟軍紀而可廢於足下復（似寬一步語却已刀起頭落矣）
何尤哉僕知足下婉變新好妬寵爭憐實在衷情難（又二節中入心髙）
割但丈夫以身許　國亦難常遂燕私來日正長暫（正容篤論）
煩忍耐勉之勉之

跋扈驕恣應登白簡因其新立戰功不忍遽繩以

罪從寛札諭改過自新此寛仁之斧鉞也篇中厲
聲切責亦復婉巽多風冷語微嘲能使骨碎膽落
必有此種鋒稜乃可以馭梟將

諭閩粵民人

鄭章毆死賴君奏賴以槐按問抵償聞汝等漳泉百姓以鄭章兄弟眷屬被殺被辱復仇爲義鄉情繾綣共憐其死本鎮豈非漳人豈無桑梓之念道府爲民（見得鄉情親切但國法不得不然）父母豈忍鄭章無辜受屈但賴君奏賴以槐果有殺害鄭章兄弟家屬應告官究償無擅自撲殺之理乃文武衙門未見鄭章片紙告愬而賴家兩命忽遭兇（鐵案如山岳）手雖欲以復仇之義相寬不可得已況賴君奏等建立　大清旗號以拒朱一貴諸賊乃　朝廷義民非

聚衆爲盜者比鄭章擅殺義民律以國法罪在不赦（以下是爲講和使解仇怨）
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親客庄居民又但知客
民是親自本鎮道府視之則均是臺灣百姓均是治
下子民有善必賞有惡必誅未嘗有輕重厚薄之異
即在汝等客民與漳泉各處之人同自內地出來同（想到此處雖秦越亦成一家）
屬天涯海外離鄉背井之客爲貧所驅彼此同痛幸
得同居一郡正宜相愛相親何苦無故妄生嫌隙以（幾于淚涔涔下）
致相仇相怨互相戕賊本鎮每念及此輒爲汝等寒
心今與汝民約從前之事盡付逝流一槩勿論以後

不許再分黨羽再尋仇釁各釋前怨共敦新好爲盛世之良民或有言語爭競則投明鄉保耆老據理勸息庶幾興仁興讓之風敢有攘奪鬭毆負嵎肆横本鎮執法創懲決不一毫假借其或操戈動衆相攻殺者以謀逆論罪鄉保耆老管事人等一併從重究處汝等縱無良心寧獨不畏刑戮（此是威之以法）本鎮以殺止殺無非爲汝等綏靖地方使各安生樂業速宜凛遵無貽後悔

分門樹黨古今第一禍患雖在民間亦然相戕不

已即戕叛逆此必至之勢也殺人償命事屬尋常
緣兩造有閩粵之分是以嘵嘵不已皆由未知理
法耳先以情理國法開示使之曉然明白中間純
是言情以動其固有之良心末後威之以法以絕
其蟠結之妄念開誠布公焉得不令人心服

東征集卷六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天長王者輔近顏評

紀十八重溪示諸將弁

十八重溪在哆囉嘓之東去諸羅邑治五十里乃一溪曲折遶道跋涉十八重間有一二支流附入非十八條溪水橫流而過也其中爲大埔庄土頗寬曠旁附以溪背員潭崁下北勢楓樹岡等小村落未亂時

人烟差盛今居民七十九家計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純）
籍無土著或有漳泉人雜其間猶未及十分之一也（是客子？）
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可爲急憂使有經理意在）（條條光棍）
無一人皆丁壯力農無妻室無老耆幼穉其田共三
十二甲視內地三百六十餘畝亦據報聞無核實清
文本哆囉嘓社番之業武舉李貞鎬代番納社餉招（以其爲邑之要害故路徑特爲）
客民墾之者也自諸羅邑治出郭南行二十五里至（詳悉）
楓子林皆坦道稍過則爲山蹊十里至番子嶺嶺下
爲一重溪仄逕紆迴連涉十五重溪則至大埔庄四

面大山環繞人跡至此止矣東南有一小路行二十
五里至南寮可通大武瀧高嶺陡絶由大山峭壁而
（彷彿柳州小記摹水經註）
上壁間鑿小洞可容足如登梯然行者以手攀樹藤
足踏洞窩甚險北路山寇捕急每從此遁大武瀧通
羅漢門阿猴林而爲南中二路之患今下加冬署守
備李郡奉憲檄塞山蹊掘去足窩斷藤伐樹道阻不
（名言至論一唱三嘆）
可行也夫過姦宄竊地方在人不在險藤生樹長而
後保無有開闢鳥道者亦不可知似當加之經理使
（是經濟人語）
凡茲人民皆有室家田宅之係累卽孔道猶重關耳

斯地故逋逃藪深僻宜防範恐或勞我軍過此諸將（點出作記本意）
弁識之

昌黎柳州諸記文雖工而不適於用爲玩賞遊觀而已斯篇筆法近之而大有關於軍國此北征之詩所以勝於南山也　徐侶鹿

留心康乂郎偶爾遊觀無非軍國經濟若徒賞其文字之工則末矣

紀虎尾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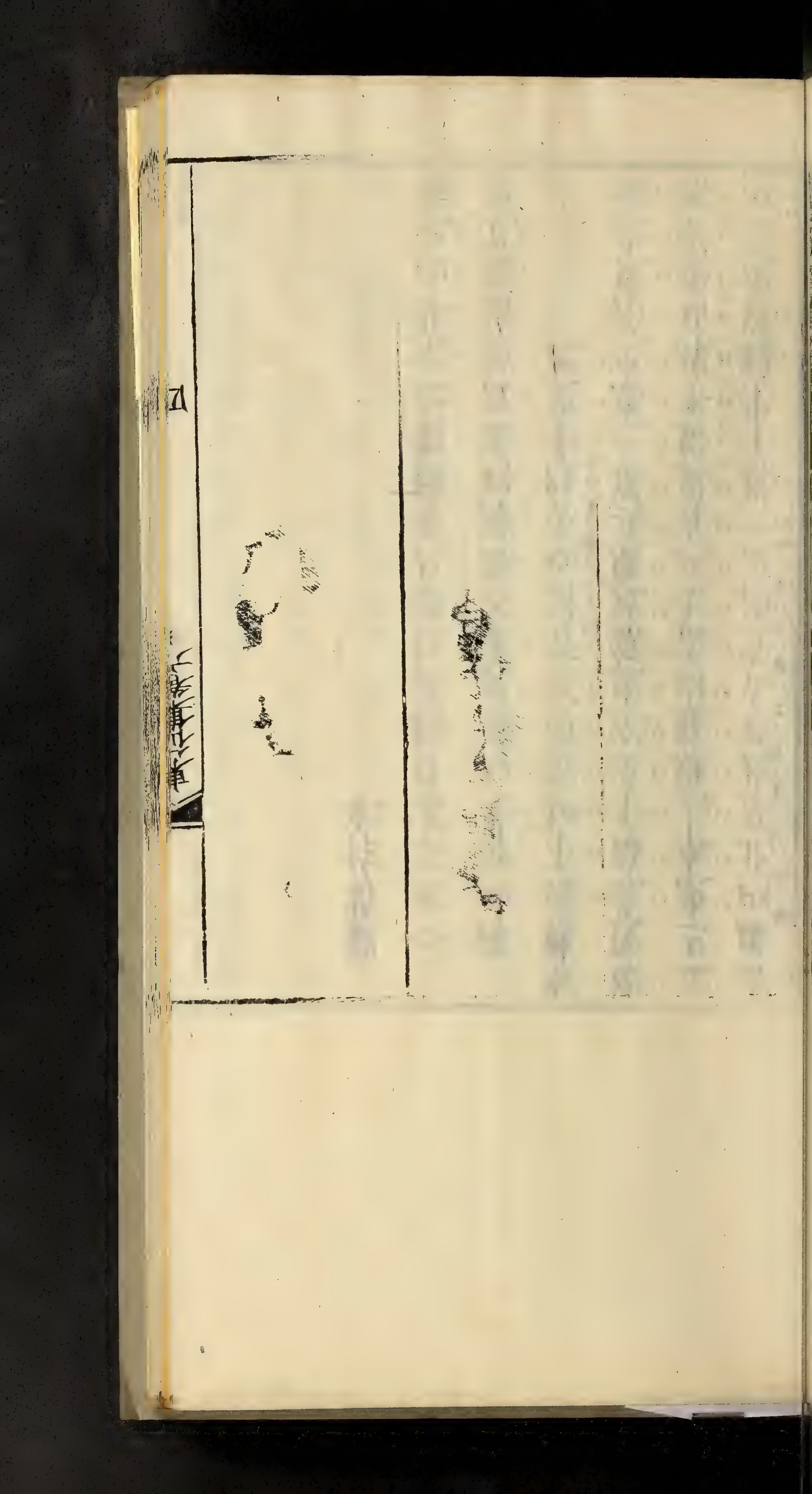
虎尾溪濁水沸騰頗有黃河遺意特大小不同耳黃（以黃河陪起取其水性相近）河多紅泥翻波其水赤虎尾則粉沙漾流水色如葭灰中間螺紋旋繞細膩明晰甚可愛大類澎湖文石（文石澎湖所產）然溪底皆浮沙無實土行者須疾趨乃可過稍駐足則沙沒其脛頃刻及腹至胸以上則數人拉之不能起遂滅頂矣（奇特）溪水深二三尺不通舟夏秋潦漲有竟月不能渡者余以辛丑秋初巡斗六門而北將之半線至溪岸稍坐令人馬皆少休已而揚鞭疾馳水半

馬腹車牛皆騰躍而過亦奇景也溪源出水沙連合猫丹蠻蠻之濁流爲濁水溪從牛相觸二山間流下北分爲東螺溪又南滙阿拔泉之流爲西螺溪阿拔泉溪發源阿里山過竹脚寮山爲阿拔泉渡西入于虎尾四溪牽合雜錯而清濁分明虎尾純濁阿拔泉純清惟東螺清濁不定且沙土壅決盈涸無常吾友阮子章詩云去年虎尾寛今年虎尾隘去年東螺乾今年東螺澮又云餘流附入阿拔泉虎尾之名猶相沿亦可以知諸溪之大槩矣虎尾溪天然劃塹竊謂

（辨別周到）（以添設一縣作結）

諸羅以（淡水情即今之彰化是也）北至此可止宜添設一縣于半線自虎尾以上至淡水大雞籠山後七八百里歸半線新縣管轄然後北路不至空虛無地廣兵單之患吏治民生大有裨補不知當局可有同心否（同心者至矣）跂予望之

海外奇景如讀異書末路歸到添設縣治足見留心地方寓目無非經濟此有關繫之文非山水遊觀苟作也



紀水沙連

自斗六門沿山入過牛相觸溯濁水溪之源翼日可至水沙連內山山有蠻蠻貓丹等十社控弦千計皆鷙悍未甚馴良王化所敷羈縻勿絕而已（見得尚須德化）水沙連嶼在深潭之中小山如贅疣浮游水面其水四周大山山外溪流包絡自山口入滙爲潭潭廣八九里環可二三十里中間突起一嶼山青水綠四顧蒼茫竹樹參差雲飛鳥語古稱蓬瀛不是過也（果然仙景）番繞嶼爲屋以居極稠密獨虛其中爲山頭如人露頂然頂寬平芸

參要

可愛詢其虛中之故老番言自昔禁忌相傳山頂爲（此忌諱）屋則社有火災是以不敢（無理姑漫聽之）嶼無田岸多蔓草番取竹木結爲桴架水上藉草承土以耕遂種禾稻謂之浮田水深魚肥且繁多番不用罾罟駕蟒甲挾弓矢射之須臾盈筐發家藏美酒夫妻子女大嚼高歌（實在快活）洵不知帝力於何有矣蟒甲番舟名刳獨木爲之划雙槳以濟大者可容十餘人小者三五人環嶼皆水無路路出入胥用蟒甲外人欲詣其社必舉草火以煙起爲號（號）則番刺蟒甲以迎不然不能至也嗟乎萬山之

内有如此水大水之中有此勝地浮田自食蟒甲往來仇池公安足道哉（北仇池公還清閑）武陵人悞入桃源余曩者嘗疑其誕以水沙連觀之信彭澤之非欺我也但番人服（此是立）教未深（言本意）必時挾軍士以來遊於情弗暢且恐山靈笑我所望當局諸君子修德化以淪浹其肌膚使人人皆得宴遊焉則不獨余之幸也（無限深情）已水沙連内山產土茶色綠如松蘿味甚清冽能解暑毒消腹脹亦佳品云

山中奇景耳目一新但番人服教未深必挾軍士

以遊殊少雅趣修德馴番使人人皆得往遊是作
者立言本旨固知不在登臨適興也

紀竹塹埔

竹塹埔寬長百里行竟日無人煙野番出沒伏草莽以伺殺人割首級剝髑髏飾金誇爲奇貨由來舊矣行人將過此必倩熟番挾弓矢爲護衛然後敢行亦間有失事者以此視爲畏途然郡城淡水上下必經之地不能舍竹塹而他之雖甚苦亦不得不行云其地平坦極膏腴野水縱橫處處病涉俗所謂九十九溪者以爲溝澮闢田疇可得良田數千頃歲增民穀數十萬臺北民生之大利又無以加于此然地廣無

（一轉移間便爲民生大利）

（寫出民間苦情）

人野番出沒必碁置村落設營汛奠民居而後及農畝當事者往往難之是以至今棄爲民害不知此地（形勢要害俱得如何可棄）終不可棄恢恢郡邑之規模當半線淡水之中間又爲往來孔道衝要卽使半線設縣距竹塹尚二百四（必然之勢）十里不二十年此處又將作縣流移開墾日增日衆再二十年淡水八里坌又將作縣氣運將開非人力所能遏抑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以百里膏腴天地自然之樂利而憚煩棄置爲百姓首額疾蹙之區不知當事者於心安否也有官吏有兵防則民就墾如

歸市立致萬家不召自來而番害亦不待驅而自息（自然之理）
矣天下無難爲之事止難得有心之人（妙妙）竹塹經營中
才可辦曾莫肯一爲議及聽野番之戕害生民而弗
恤豈盡皆有胸無心抑中才亦難得若是乎（可爲浩歎）大抵當
路大人未由至此故不能知而至此者雖知而不能
言之故也留心經濟之君子當不以余言爲河漢夫
絶好地方棄爲民害使行人皺眉蹙額何等慘然
經之營之則膏腴千頃烟火萬家又是何等氣象
可見天地間缺憾留待賢才做事業者甚多特人

不覺耳有胸無心可爲長嘆

紀火山

海外奇聞何所不有吾以耳目之所及爲憑其不及（學問無窮所以不可自足）者多矣山生火說近荒唐火出自水中尤荒唐之甚者也雖然固有之（神雋）臺灣火山有二焉皆諸羅縣境內一在半線以北（半線今爲彰化縣）猫羅猫霧二山之東晝常有煙夜有光生番所宅人跡莫至吾聞其語而已（撇開一處）一在邑治以南左臂玉案山之後（奇蹟宛然在目）小山屹然下有石罅流泉滾滾亂石間火出水中無煙而有焰焰騰騰高三四尺晝夜皆然試以草木投其中則煙頓起焰益烈

頃刻之間所投皆爲灰燼矣其石黝然堅不可破石旁土俱燃焦其堅亦類石信宇宙之奇觀也於戲天下事之不可解非尋常所能測度類如斯已（無限感慨）未嘗經目見耳聞自以爲予智莫己若直夏虫不足與語冰耳（此是立言本旨）君子所以嘆學問無窮而致知格物之功又當兼閱歷驗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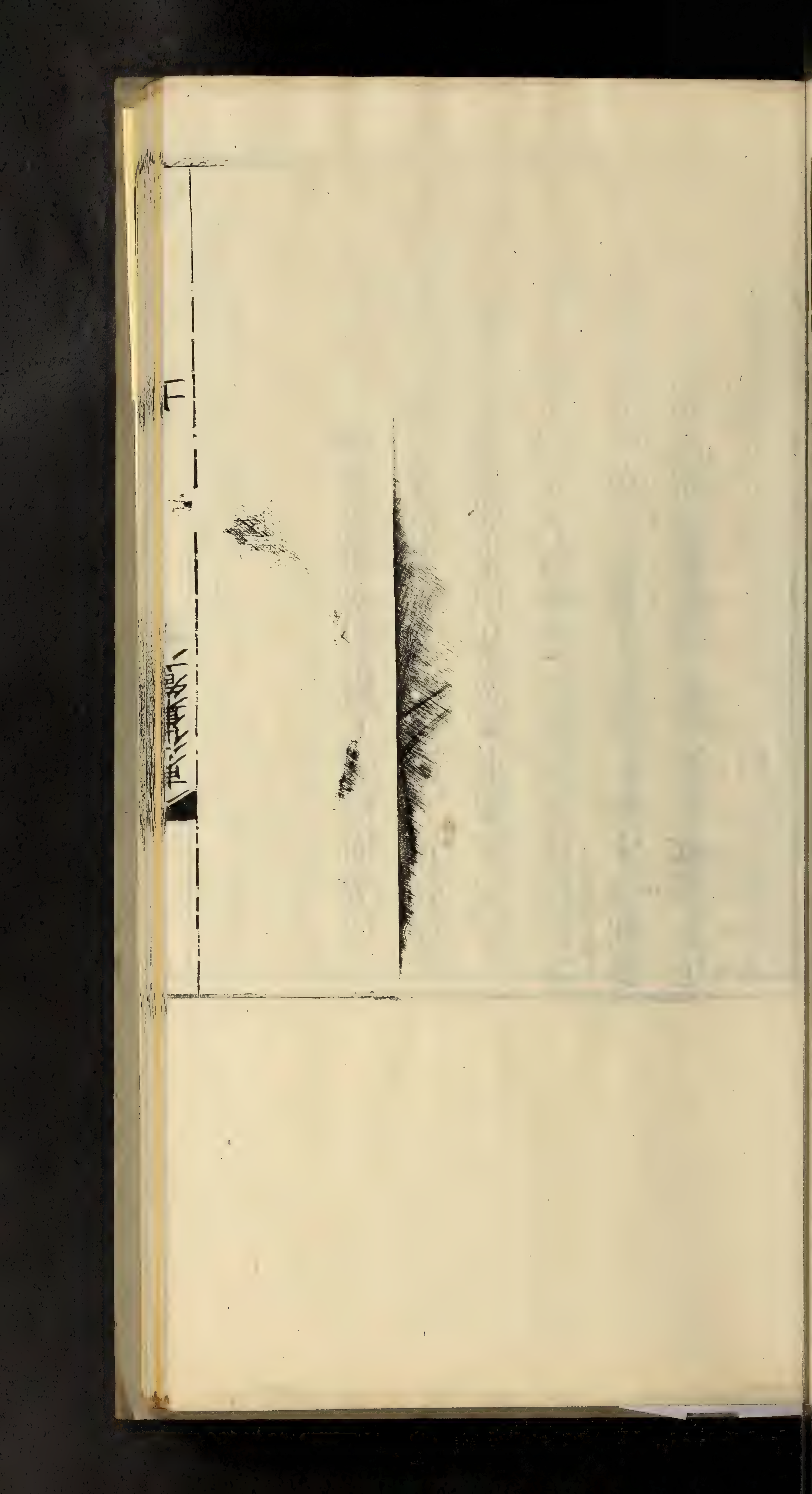
天地間奇事儘多特人未之見耳卽此悟學所謂無不是學也

紀荷包嶼

辛丑秋余巡臺北從半線遵海而歸至猴樹港以南平原廣野一望無際忽田間瀦水為湖周可二十里（天開佳景）水中洲渚昂然可容小城郭居民不知幾何家甚愛之問何所與夫曰荷包嶼大潭也（出題）淋雨時鹿仔草大槺榔坑埔之水注大潭中流出朱曉陂亦與土地公港會大旱不涸捕魚者日百餘人洲中村落卽名荷包嶼庄（未及細詳所以止言大畧）時斜陽向山驅車疾走未暇細為攬勝然心焉數之矣水沙連潭中浮嶼與斯彷彿惜彼在萬山

中爲番雛所私有不得與百姓同之未若斯之原田
（無二念不在撫民可見後段）
膴膴聽民往來耕鑿結廬棲舍於其間而熙熙相樂
（不是要隱居）
也余生平有山水癖每當茂林澗谷奇峯怪石清溪
廣湖輒徘徊不忍去慨然有家焉之想而吾鄉山谷
幽深崇巒疊嶂甲于天下所不足者河湖耳是以余
（似認眞在山水上講究所以爲妙）
之樂水更甚於樂山而過杭州則悅西湖過惠州又
悅西湖入臺以來則悅水沙連杭州繁華之地惠州
亦無曠土水沙連又在番山皆不得遂吾結廬之願
（說得津津有味）
如荷包嶼者其庶乎建村落于嶼中四面皆水環水

皆田獵舟古樹之陰（實在快活令人神往）即在羲皇以上釣魚射獵無所
不可奚事逐逐於風塵勞攘間哉所恨千里重洋僻
在海外不得常觀光上國恐子孫渺見寡聞如夜郎（可見不是認眞）
之但知自大是則可憂也姑紀之以志不忘焉（要山水）
戎馬風塵中忽然有山水高興蓋伏莽肅清桑麻
遍野與民安樂之意也不知者以爲認眞欲結廬
而居則悞矣文情清泠蕩漾亦似一泓秋水



紀臺灣山後崇爻八社

北路擒賊黃來混稱臺灣山後尚有餘孽三千人皆
長髮執械屯聚山窩耕田食力明知其謬亦遣弁員
往視之併記其地里情狀以來雖未可信其確無訛（地非親歷只宜如
此所謂姑存其論也）外亦足跡不到之一圖籍也山後有崇爻八社（康熙三十四年
賴科等招撫歸附原是九社因水輦一社數
年前遭疫沒盡今虛無人是以止有八社）東跨汪洋大海在崇山
峻嶺之中其間密箐深林岩溪窮谷高峯萬疊道路
不通土番分族八社曰芶椰椰曰斗難曰竹腳宣曰
薄薄爲上四社曰芝武蘭曰機密曰猫丹曰丹朗爲

下四社八社之番黑齒紋身野居草食皮衣革帶不（番人情狀出）種桑田其地所產有鹿麤野黍薯芋之屬番人終歲（產俱已瞭然明白）倚賴他無有焉自古以來人跡不到康熙三十二年有陳文林侃等商船遭風飄至其處住居經年畧知番語始能悉其港道於是大雞籠通事賴科潘冬等（歸附根由）前往招撫遂皆嚮化附阿里山輸餉八社與阿里山社合輸餉銀一百五十五兩二錢三分二厘每歲贌社之人用小舟裝載布烟鹽糖鍋釜農具往與貿易番以鹿脯筋皮市之皆以物交物不用（以下俱是路程）銀錢一年止一往返云其郡治水程由安平鎮大港

出口沿海邊而行喜西北風歷鳳山打狗西溪東港大崑麓加六堂風港郎嬌至沙馬磯頭水道一十二更又向東轉行山背當用南風過蟒卒老佛大紫高蕭馬間卑南覓山外水道十更復至薄辦社水道三更此皆鳳山縣界也（地界明白）沿海北向直至崇交之石門港口水道九更港內溪灘水急須待天清氣朗風平浪靜用土番牽纜上灘入于大溪（此是下四社入路）寓灣而大舟不得達焉於是由山道灣進芝武蘭又三百里至機密又九十里至猫丹五十餘里至丹朗四社熟番共二百四

十餘家就歸附納餉者許則近水沙連內山此是山前番社矣至欲往上四社須從原路復出下灘往北上四社路駕駛水道二更方至葯椰椰社二十餘里至斗難社又四十餘里至竹脚宣又二十餘里至薄薄社四社熟番共二百三十餘家其生番生番之地漢人不敢入散處深谷不受敎化者則不得而考矣東北山外悉皆大海又當從木道沿山歷哆囉猴猴始到蛤仔難蛤仔難三十六社與三朝山雞籠相近木道二十一更南路船無有過者惟淡水社船由大雞籠三朝而至云嗟乎天下事非躬親目覩未免揣籥疑鐘今兹所云豈可盡信水道

太遠不無虛張但山後險阻情勢大畧不過如此與（虛張亦不多）
余平昔所聞十九脗合則姑存其論可也曩者南路
擒賊鄭固亦稱王忠逃匿山後大湖有黨千人經遣
弁賫檄往卑南覓諭大土官文結鼓舞七十二社土（卑南覓久已肅清崇爻亦明白矣）
番遍山搜捕並無逸賊及漢人踪跡惟崇爻八社未
至今崇爻以內如此奸匪安得有容身之地乎但臺
灣海外巖疆五方雜處雖時際隆平不能保百年無（必然之勢）
事將來匪類竊發必以山後為避兵之所當局者識
之

窮荒極遠人跡鮮到之地亦留心考究至此宜好究之無所遁藏也筆底明朗一目了然較之聚米爲山谷者更覺直捷

覆臺變殉難十六員看語

看得臺灣土賊朱一貴等倡亂陷沒全臺武職自總
兵官以下把總以上死事各員所處之地不同所以（總提二句中有）
死者亦異臺協水師如副將許雲左營遊擊游崇功（分別）
此身在水師事起陸路領兵救援鄰境而血戰捐軀（書法）
者也如中營把總李茂吉則隨許副將救援力戰被（此）
執不屈罵賊而死者也如中營千總林文煌右營千（并最烈）
總趙奇奉則隨許副將救援在陣戰亡而文煌又與（不漏）
其弟文甲俱亡者也如汀州鎮中營把總石琳則帶

領班兵到臺遭亂赴敵而力戰陣亡者也一如北路營衆將羅萬倉則鄰境寇來無城可據而血戰捐軀併其妾蔣氏守義自縊者也一如臺鎮總兵官歐陽凱鎮標左營守備胡忠義中營千總蔣子龍把總林彥此倉猝禦敵在陣戰亡而左營千總陳元則先於赤山殺賊力戰身亡者也一如南路營守備馬定國把總林富此身在地方變起倉猝而林富則在陣戰亡馬定國則戰敗自刎者也一如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則奔至鹿耳門赴海而死者也一如南路營衆將苗景龍則

身在地方備禦無術倉皇戰敗逃匿萬丹港漁盧三（此死不足算）日賊執而殺之者也以上一十六員或勇赴鬬而死於忠或寇臨境而死於義或事已壞而死於勢惟苗衆將稍滋口實（溫厚）餘皆捐軀報　國不爲苟且偷生（千秋）有殉封疆無虧臣節（定評）職等研訊親屬証見人等其被害情形月日亦既歷歷有據弁據各具供結前來並非影響傅會應請特疏　題旌分別贈秩優䘏襲廕以慰海外幽魂作忠貞義烈之氣使千秋將士咸知沙場馬革爲人生莫大之寵榮（鼓勵不淺）有功世敎不淺矣

舍生取義骨有餘香因被殺而全名事亦可取字
裏行間各分輕重此春秋書法也文字之高潔又
不待言

覆臺變逃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奉叅解任十

六員看語

看得臺灣亂賊朱一貴等攻陷臺府鎮協戰死郊垌（間敘二句）

弁兵膏塗原野奉叅遊擊周應龍張彥賢等以下一（諸人罪案已出）

十六員有戰敗而逃者有未嘗戰而逃者有病不能（先總提後分敘章法爽朗）

戰而逃者有自外汛調回無及于戰而逃者所以逃

之故不同及其効力立功則一也戰敗而逃爲臺鎮

右營遊擊周應龍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臺

協中營把總李碩碩之戰在南路赤山被傷奔府府

陷（中有可原意在）不能再戰遂奔舟自重之戰在南敎塲敗走海邊
遇萬守備哨船救載國祥帶兵在臺鎮軍前往來督
守被賊衝散投奔道船應龍之戰在岡山捕賊逗留（玩寇）
不進及劉二濫縱番兵淫殺焚掠民（殃民）不堪命附賊始
多賊復號召豎旗環攻南路營應龍戰敗被傷（喪師）奔回
臺府賊隨之至府亦繼陷（棄地潛逃）遂奔內地直至泉州（走得極遠）其未
嘗戰而逃者爲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賢守備凌
進左營守備萬奏平右營遊擊王鼎守備楊進千總
朱明皆身在船中並無打仗見賊（袖手旁觀）陷郡揚帆逃出水

師中營千總劉清帶兵三十名鯤身伏路右營把總
鄭耀自打狗港調回協同劉清伏路皆未赴敵見張
彥賢等俱去相率隨之其病不能戰而逃者爲水師
左營把總陳福右營把總尹成二人皆血疾在先給
假醫治及賊陷府不能打仗家丁方清吴麟進仔等
扶(可原)去舟中跟艅逃入澎湖其自外汛調回無及于戰
者爲水師中營把總牛龍左營把總陳奇通奇通從
笨港汛奉調帶兵船二隻于初三日到鹿耳門則賊
已陷府據安平鎮力不能敵(可原)收歸澎湖兵船器械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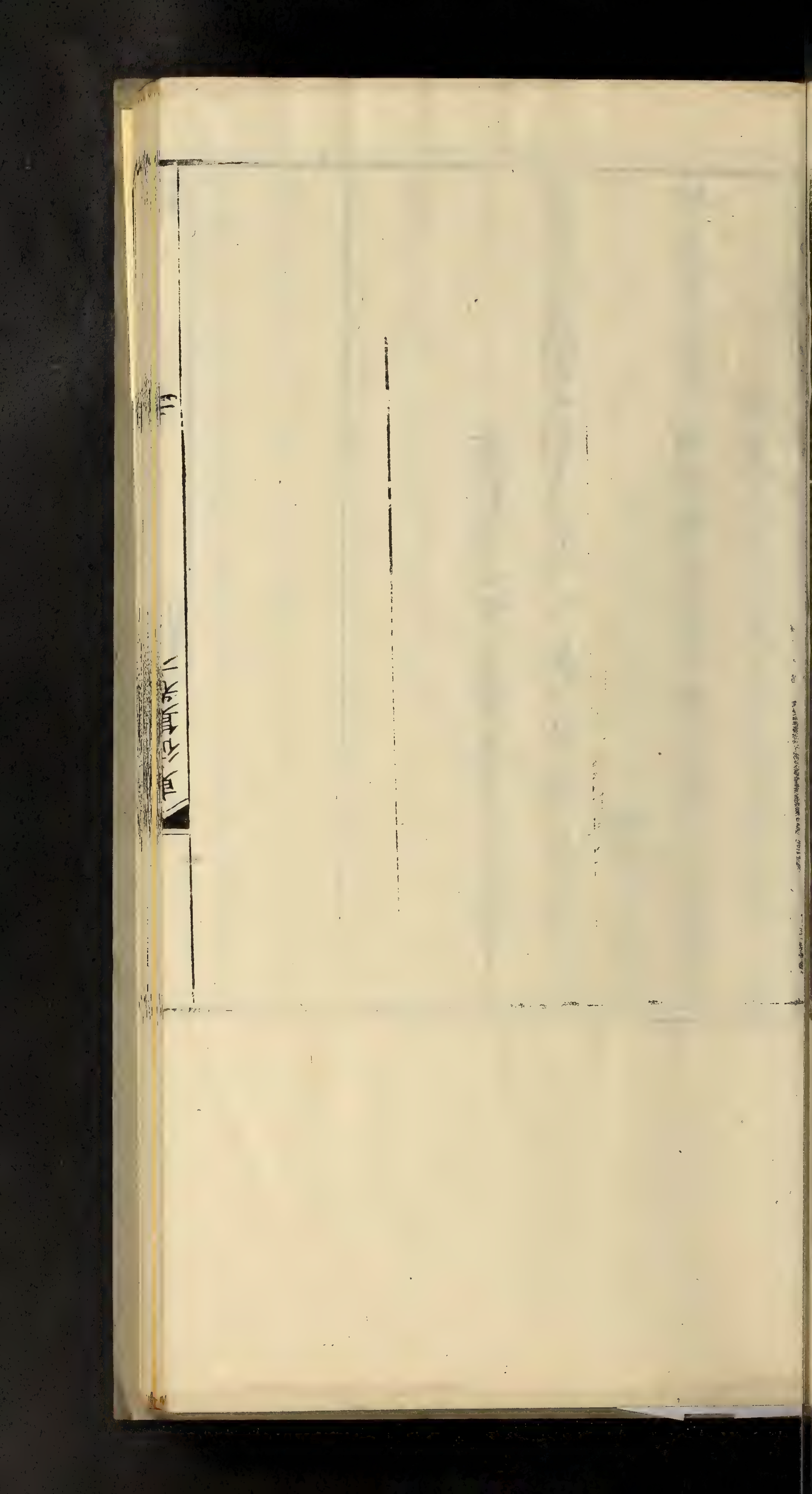
失牛龍分防蚊港五月初一日奉調離汛初二日至
鹿耳門見府（可原）已陷不敢深入將所領兵船一隻駕回
澎湖此十六員逃澎之大槩也至于隨師征臺效力
立功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楊進凌進萬奏平王國
祥朱明劉清鄭耀李頎陳奇通陳福尹成等十四員
共集親丁一百八人駕船二隻于六月十六日隨大
軍攻入鹿耳門安平鎮擒斬賊夥蔡迎陳喜陳平周
富曾平楊奎等六名十七十九兩日俱在鯤身打仗
二十三日同入臺灣府治二十八日復隨軍往大穆

降殺賊牛龍從守備魏大猷許自重從叅將王萬化俱于十六日同入鹿耳門復安平鎮龍持火罐燒賊船自重擒賊鄭氣十七十九等日俱在鯤身打仗二十一夜復隨大軍由西港仔登岸在蘇厝甲竿寮地方大敗賊衆二十三日同入府治此十六員効力立功之大槩也按其功則十四員同舟同隊同行同止未嘗有功多功少之異牛許二員亦如一轍焉（總斷功罪）按其罪則周應龍爲重雖有逐隊入臺之功未贖玩寇殃民喪師棄地潛逃之惡（大公至正之論雖聖人不能易也）而張彥賢王鼎萬奏平凌進

揚進朱明等次之六員皆水師將弁其協主許副將
力戰(有)至死(何辯)何以(處可)袖(為)手(髮)旁(指)觀不交一陣今乃能捨命赴
敵其建勳歟何其怯於前而勇於後也則功固有而
罪亦不可恕也王國祥許自重戰而不勝劉清鄭羅
帶兵僅三十人伏路餓身而未嘗見敵薄(公)乎(論)云爾李
頤先戰傷就醫後乃扶傷偕進陳扁尹成抱病先經
數月情似皆有可原(此是)至(公)牛(論)能(不)陳(是)奇(實)可(恕)通遂汛謂回在郡
陷賊日之後赴澎請救則又難以必死責之矣茲皆
隨師劉力固憚勤勞似可仰邀原宥補過論功如牛

陳二弁或還其官餘人或待不死是則
聖朝寬大之恩而亦憲臺再造生成之德非職等所
敢擅議者也

以春秋之筆法定諸人之功罪情事旣較若列眉
重輕亦不差累黍可爲千秋鐵案



覆臺變在事武職四十一員看語

臺灣遭朱一貴之亂全郡陷沒在事武職大小七十（總括提明分作三案）餘員或血戰捐軀或逃歸澎湖或顛沛賊中馳驅險難行徑不一除陣亡殉難十六員勘結請旌奉叅逃（入題）回澎湖押發軍前効力十六員另案審覆尚有坎陷在臺未分黑白如遊擊劉得紫等以下四十一員旣已奉憲行查不可不逐一確勘情形俾無遺漏者也（如此方是箇漢子）鎮標中營遊擊劉得紫當賊寇披猖血戰用命及力竭被執抗節不移求埋前鎮屍身從容受刃賊亦義

而不殺羈禁學宮朱子祠七日水漿不入口後聞諸
賊皆烏合可破乃聽士民勸進粥食延性命以待王
師被禁五十餘日堅貞不變可謂疾風之勁草板蕩（可敬可愛）
之忠臣應請特疏題旌以勵千秋志節（無愧華袞之褒）而況大兵入
臺得紫多募丁壯隨師勦平北路大穆降之捷溝尾
庄之勞其功亦有足紀者乎鎮標中營守備張成力
戰被傷為賊所執中夜自經二次繩斷不得死（尚未失節）賊亦
憐之聽兵丁林張保釋匿方賊家中五十餘日大師
入臺則大穆降溝尾庄二處與有勞焉北路營千總

陳薇把總鄭高則兵敗各帶重傷行遯復能糾合鄉勇攻諸羅于大兵未至之先斬賴元改頭祭羅叅將（此舉頗快人意）可謂壯矣雖爲翁飛虎江國論所敗仍舊退走入山然及王師北指皆隨大軍撫賊曾賢李德則二弁之無受僞可徵也北路營左哨千總龔捷則自八里坌奉調回營中途遇賊四起遯入北投社鼓舞番衆招集難民爲兵據守殺賊後又協保半線迎師大肚有押運軍需奔走接濟之勞北路營把總吳德光則兵寡戰敗赴淡水營請援隨引兵據守南崁復同援淡

大師至半線駐防鎮標右營千總馬雲驥則戰敗棄
馬夜行晝伏至十八重溪與許興吳林朋等糾募鄉
勇八百人豎　大清旗號據險守隘以待援師復隨（亦是陳鄭之流）
大軍在大穆降戰勝則三弁之無受偽而有効力可（老筆）
徵也海壇鎮標左營把總李信則帶領班兵到臺經
于四月二十二日換回登舟值賊竊發前鎮檄留軍（可憐）
前血戰遍體重傷雜在死屍之內其妹夫王宋收埋
裹去得活大兵入臺三閱月醫治方愈該弁無汛守
地方之責有冒死血刃之戰其無從賊又不問可知（可嘉）

也海壇鎮標右營把總陳宋亦帶領班兵到臺戰敗被傷望門投匿欲薙髮爲僧因魁偉多髭僧不納避難數家皆有實據鎮標右營把總吳益先從周應龍在南路赤山戰傷奔府府陷爲賊所擒迫使服官不受幸與中營好同伴劉遊擊同禁朱子祠得不辱後隨師在大穆降殺賊得勝南路營把總張文學身在地方三戰三北爲賊所擒亦與中營劉遊擊同在禁中六日不屈踰牆夜遁往獅子巖爲僧大師入臺集義民四百餘人隨軍効力復招回舊兵四百人巡防搜捕鎮

標中營把總周應遂在南路赤山戰傷被擒縶縲牛
車於春牛埔陣上遇陳宋赦回及府陷往黃蘗寺爲
僧在寺中密製　可嘉　大清旗與千總康朝功把總李先
春韓勝等謀爲內應事洩奔逃後隨師大穆降擊賊
及北路安撫客庄鎮標左營把總李先春戰傷被擒
不降獸醫魏本忠保之得釋與黃蘗寺謀內應不果
後隨軍大穆降殺賊北路中路皆有奔走効勞臺協　黃蘗
水師右營把總韓勝戰敗負傷逃匿潛與黃蘗寺謀
之事無成屢書弗削嘉其志也
內應不果太師復臺率親丁張紹奔赴紹爲賊追殺

勝亦被傷入海中路北路皆隨師奔走効勞淡水營俸滿千總何太武先于二月内離營給咨文赴厦因病稽遲及府陷削髮為僧與黃蘗寺謀内應不果及投大師亦有奔馳押運之勞北路營把總王有才帶兵守隘為賊所執縛去水窟頭黃趙賴承店中有私釋其縛者縱使行遯匿大排竹民家鎮標中營把總王道隆左營把總陳雲南路營把總陳有祥皆戰傷避匿民舍及投大師道隆招賊蔡鎮一名與陳雲同在大穆降殺賊有祥奔馳南北路獲賊吳亞一名鎮

標右營把總李貞先于三月內嘔血給假醫治及賊
陷府伏枕奄奄至今尚病危不起則諸弁之無從賊（鐵案）
亦可知也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康朝功帶領班兵到
臺戰敗被傷雜死屍以免及府陷爲賊所擒賂賊兄
戴顯得釋入黃蘗寺爲僧與周應遂等謀內應事洩
（蹤跡甚明）
逃匿破柩六日僧寄淵密送飯食得不死或有言其
在戴穆轅門服職竊無實據而黃蘗內應之謀則其
（有此一辯康弁免不白矣吾以黃蘗之）
事甚眞果有從賊服職何必爲僧卽曰戴穆殺後何
（誅卜之盍信）
非戴穆而潛身破柩與死爲鄰終隨大師在大穆降

殺賊得勝則該弁亦確無受僞而有馳驅効力之據
者也鎮標左營把總許陞右營把總黃陞賊至先遁
並無接戰及大師平臺大穆降之役皆有與焉鎮標
右營千總李由戰敗逃散至六月二十八日出投大
諸弁
師或有言其從賊服役而李由堅不招承且云有沈
俱是從賊但武職衙門未便研訊到底且証人多
堯巫三元可証則踪跡未可定也道標把總陳喜或
回內地難以懸斷是以俱請親審
有言其在林曹處辦事而該弁則供爲林曹所獲僧
寂與保之得免則踪跡未可定也南路營千總阮欽
據供亦有戰傷亦無從賊且有擒獲賊首顏子京之

功但據該營隊目姜發蔡昇王國文李春等供稱四
月二十七日南路營失陷阮欽並無見陣不知去向
至顏子京係衆目兵所獲而千總在府有無從賊百
隊不敢保則阮欽踪跡未可定也把總李興盛爲賊
首郭國正所擒據姜發蔡昇王國文李春等供稱四
月二十九日興盛脅從于國正六月二十三日有同
百隊將鄭定瑞首級解赴軍前而該弁堅供並未從
賊有陳石林堯等保結則踪跡亦未可定也北路營
把總葉旺則兵敗潛匿民家聞陳檄鄭高募兵攻諸

羅出與共事旋又失去及投大師招出賊目陳奏凱
一名但羅絫將家人現在首告其從賊則踪跡亦未
可定也臺協水師左營把總涂勳據供分防鹿仔港
于五月初三日奉檄調帶兵五十名配船三隻初五
夜入鹿耳門到安平鎮始知府陷令各兵密埋軍器
紅毛城側散匿民家此說殊不可信賊既陷府五日
口岸戒嚴豈容夜舟潛入鹿耳復抵安平且既知賊
據無故意登岸埋藏軍器之理（難欺三歲小兒）安平地方淺狹雞犬
難藏安得五十名兵皆有親戚窩匿無人知覺或有

言其初五晚舟至隙子被擒在賊首黃日昇處六七（從賊是眞百喙難辨）日而該弁並不實供求工反拙又亦未可遽定也則李由陳喜阮欽李與盛及葉旺凃勳等六弁應請憲臺親訊定奪（得體）南路營千總張世德托故先逃遂回內地至今行提並未到案無從查核經于詳明臺回千總俸乾事赴藩司取供在案應行司就近勘詳另報鎮標中營把總王丑並未見敵接戰于五月初一日賫公文赴鹿耳門望見府陷遂奔澎湖復搭得勝烏商船逸去泉州其後隨師効力同入鹿耳安平當與

奉叅退澎十六員一體擬議在周應龍張彥賢之間罪案已定

澎協右營把總吳良在臺修理戰艦偕賊回澎經前

提督訊解督部院軍前尋亦病死南路營把總薛雄

已經病故無庸再議北路營守備劉錫因公赴省領

餉臺協左營千總董方奉差赴厦接餉中營把總李

祐赴厦考驗賊亂時皆不在臺均應于全臺底定事

案內確查功績議敘南路營把總魏明賊亂時先已

離臺赴考後隨師救援淡水澎協左營千總李耀國

在臺修理戰艦府陷回澎後隨師往援淡水把總陳

賢。四月內護商到臺。二十八日奉差赴澎。請援奔馳
廈省。後隨師往援淡水。淡水營把總湯喬在臺修理
戰艦。府陷。仍回淡水。金門鎮標右營千總劉使帶領
班兵赴淡換回。至牛罵汛。聞賊陷府。仍帶班兵回淡
（總束一句。老氣無敵。）協防。均應于遵 旨事案內同淡水官兵一體議敘
此四十一員中立功罪之大槩也。除劉錫董方等八
員另查功績分報。張世德一弁就近勘詳。另擬薛雄（總結。總斷。）
（高唱入雲。）吳良已故。無庸更議。其餘三十員中從容就義。臨大
節而不可奪。當以劉得紫爲第一。而間關險難。力圖

恢復之陳嶶鄭高龔𢥞吳德光馬雲驥等次之李信陳宋張戍吳益又次之黃蘗之謀事雖不就其志可（良丈才也）嘉則周應遂等諸人又次之其餘或擒或免竄身草澤髮辮完全均無疑議雖内有許壓陳雲李先春韓（總一証佐）勝等四弁割辮逃生皆由勢窮力竭混跡躲避實非（無辮者亦爲開脫）從賊即李由陳喜等數弁踪跡未明另請覆訊亦未（族屬可免他罪亦難故寬）有受賊要職顯然殺害官兵芟夷民庶不過畏死貪生靦顔喪節應否從寬從嚴統俟憲臺親訊定奪非職等所敢遽議者也

四十餘員功罪頭緒事蹟多如亂麻名手次第條貫之總提總結一線穿成有羣山赴荊門之勢中閒千蹊萬徑高高下下一目可了字裏風霜鈇鉞言外華衮笙簧相形並至稍有人心者讀之斷不敢縮頸貪生靦顏喪節有功世道之文也



